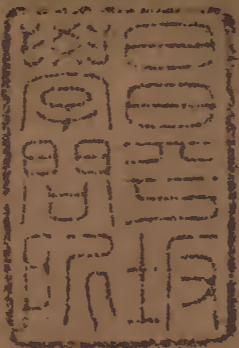


歐陽全集

六十二之六



序  
傳  
說

漢	書	門	類
一〇二	五九	五	號
四	五	九	冊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號
一〇二	五九	五	冊
三	五	九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10215
冊數	44 (21)
函號	315 4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一文庫

序毛首

章望之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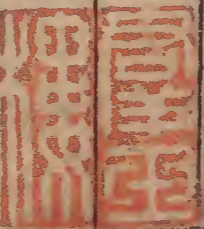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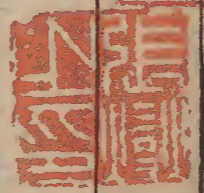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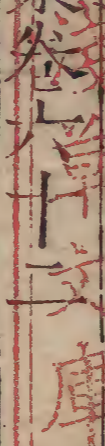
釋惟儼文集序

集古錄目序

鄭荀政名序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  
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  
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



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緼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主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而具衣冠氣節也

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  
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  
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  
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家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頽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  
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尚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  
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蔡亦將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三十一  
老夫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  
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崿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

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  
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  
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  
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  
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  
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  
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  
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其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參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

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謬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

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  
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  
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  
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  
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  
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  
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  
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  
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  
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

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  
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  
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矣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  
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  
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  
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左易爲訛舛悉皆顛  
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  
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  
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  
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

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繡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繡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罾組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惟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

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

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

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  
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  
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  
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  
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  
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  
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  
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  
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

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  
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  
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  
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  
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為根而累  
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  
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子  
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

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  
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  
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  
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  
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  
間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  
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各  
教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  
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  
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  
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  
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  
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三

十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三

序九首

韻總序

送楊寘序

送曾鞏秀才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謝氏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送王陶序

孫子後序

梅聖俞詩集序

韻總序

儒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聲聲之別音韻清濁

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毋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

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  
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  
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  
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徃徃就而  
正焉嗟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  
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  
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  
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送曾輩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  
有司歛群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  
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象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收  
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歎嗟愛惜若取捨  
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柰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  
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槩也

不幸有司尺度一失乎則徃徃失多而得少噫有司  
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  
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  
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用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  
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  
咎歲而奮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  
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  
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  
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  
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



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進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縱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文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

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於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必幸而有則

徃徃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聖賢窮達而禍福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周於

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於其心雖然若生者豈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

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旄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而一陰陰不足為有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不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

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與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行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各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

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善論兵欲試而不得者  
 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  
 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  
 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  
 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  
 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  
 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  
 公適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  
 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  
 止於疆霸自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

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  
 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  
 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  
 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  
 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  
 者皆排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  
 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  
 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  
 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

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徃徃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獻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

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窳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八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乎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而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  
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  
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  
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  
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  
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  
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四

序八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廖氏文集序

制集序 禮部唱和詩序

內制集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  
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



襲軒冕而躬布衣革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  
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  
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  
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相  
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宜獻  
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清  
清德著于一時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  
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  
慕其為人而君謙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

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  
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  
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  
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  
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  
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  
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  
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  
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

而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山有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而居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

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旣失其傳然  
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  
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  
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  
非予以一人之見决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  
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  
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  
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  
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  
同子說者旣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

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  
 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  
 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  
 年已而出其兄侂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  
 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也  
 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  
 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侂者未嘗聞  
 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  
 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  
 詩知名於湖南而侂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

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  
 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  
 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侂不相求  
 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  
 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人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

其急而彌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入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生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堂入諫院冬十二月拜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  
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披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度事  
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  
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解而况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  
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  
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  
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  
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子自五  
下儼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郢以來河北  
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  
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  
居無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也  
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竒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徃徃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不  
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  
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  
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

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於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如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嘗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曷

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予羞也然今文士充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白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特政記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

暑風曝茅簷之冬日憇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  
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  
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  
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  
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思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  
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徃徃反自託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有僞至有博學好竒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皇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方而務勝宜其失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一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皆壽百世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自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後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允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任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

序六首 傳二首附

思穎詩後序

歸田錄序

仲氏文集序

續思穎詩序

江鄰幾文集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傳

桑懌傳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子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

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藁弊廬。以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稿。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謂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記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鱓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測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五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  
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久之不決此而  
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  
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  
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  
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否不然  
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  
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  
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  
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  
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  
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  
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  
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  
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

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  
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  
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者  
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  
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子不苟屈於  
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于石

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其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徃徃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每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  
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友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  
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殺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



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况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止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

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徃徃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夫

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巳，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憫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志也。客復笑曰：予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  
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  
士再不中去遊汝頰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  
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自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

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  
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  
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  
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  
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死者  
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  
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  
伏法又嘗之邠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  
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  
手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

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  
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  
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  
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  
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  
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  
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  
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  
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

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未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  
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  
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  
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  
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  
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  
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  
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  
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

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媼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閣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

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僚叛殺海上巡檢，招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無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繫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者雍丘遭大

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  
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憚善  
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  
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  
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  
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  
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  
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  
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  
於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憚  
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  
次第之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十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序十二首 說一首附

濮議序

仁宗御集序

送方希則序

送陳經秀才序

送楊子聰戶曹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張應之字序

尹源字子漸序

胡寅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送孫屯田延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濮議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十一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為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為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為君可伐矣彼夷齊者眈然孤竹之二羈臣也以其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為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

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為之至艱如此猶湏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為父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不惑群議據經酌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為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為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為奇貨以買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為忠使先帝之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為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一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

于便坐者屢纒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心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興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成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之號。為宋仁宗。噫。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未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羅後嗣。而禹無窮度。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貴。有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詰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拮裳摩跣。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

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  
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  
然東下以余奪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字以見乎  
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  
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  
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  
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寔鬱湮者豈非天將張之而  
固翕之邪不然何遄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  
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  
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蓄爾

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  
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  
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  
北有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  
若鏡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通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徃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特一徃則騶奴從騎吏屬遞道唱呵後先前僮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安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又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槩易之居二歲

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  
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  
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  
其士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  
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  
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求與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逵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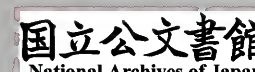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  
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  
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  
珠者必之乎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  
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摺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  
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  
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  
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

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

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篋簞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





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勵爲最深是以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旣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止也於詰訓旣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

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  
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  
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字如此之甚也  
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相婁  
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老謂國不  
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  
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  
者為禹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  
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  
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  
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直識其次第而已至左  
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  
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  
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服事之豈  
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  
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

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  
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以若有義蓋將  
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  
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  
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領鄉進士自河南  
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  
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

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  
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  
文辭煒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  
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成  
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  
人之所尚以距今之爲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  
屢進進且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  
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  
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  
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

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延仲序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土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君不皇暖席行不及其駕蓋被知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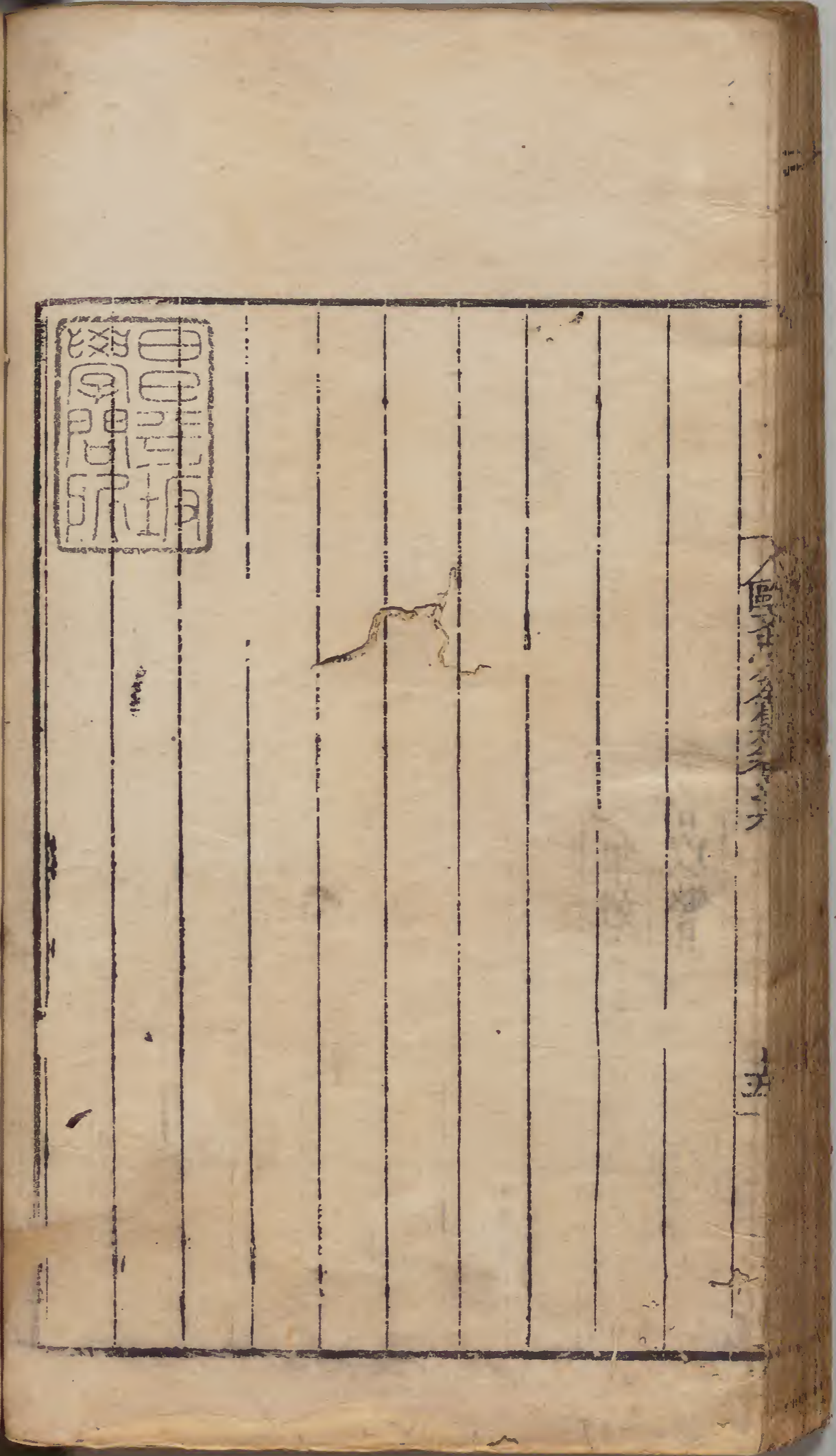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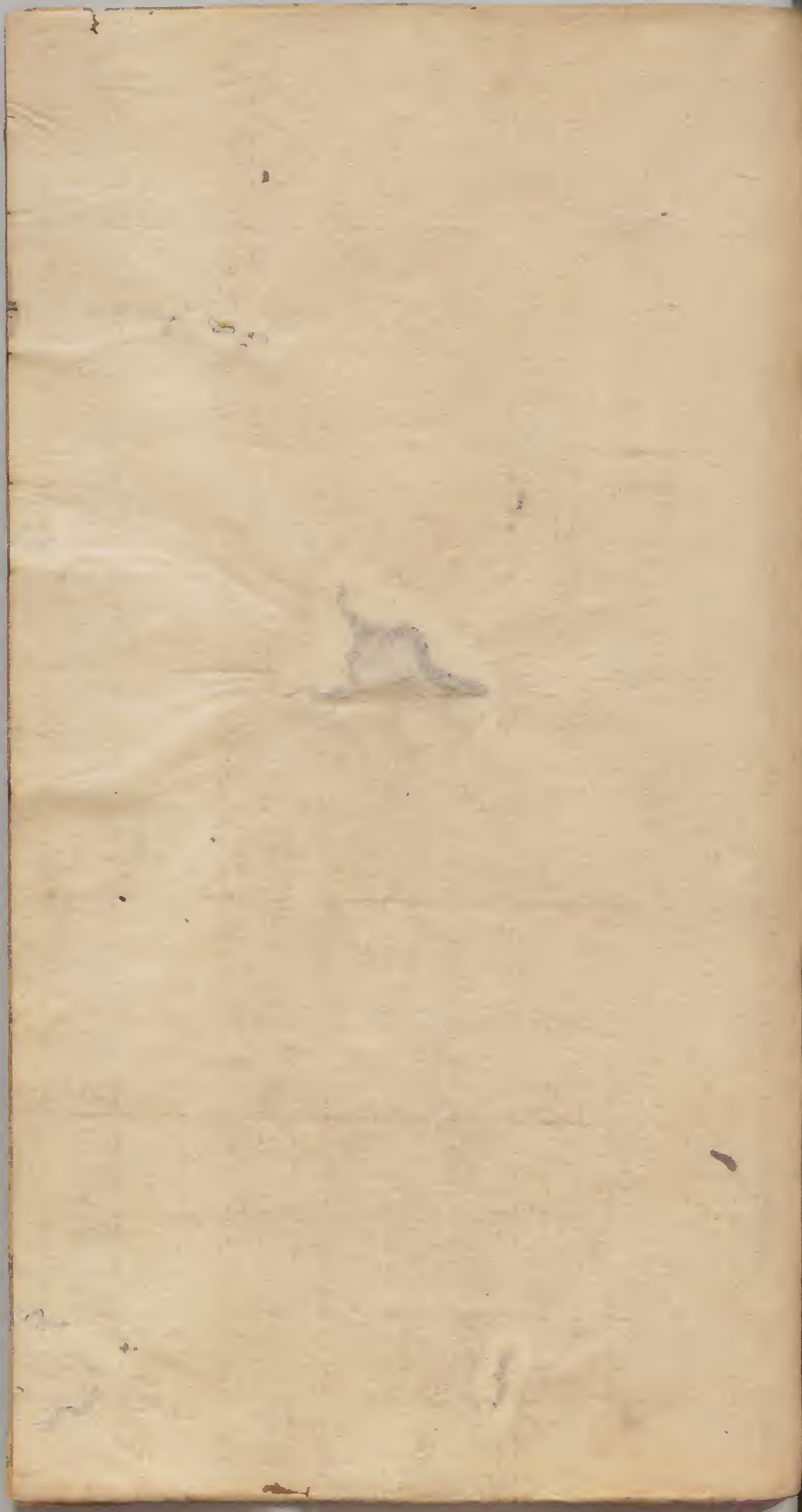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山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至有伺求以為察剛訐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闔錦為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聲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為別又烏足  
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  
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  
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六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shu) characters, likely reading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seal scrip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seal script.

